



北纬 30°

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年以后
我们应该说些什么
做些什么
才能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

北纬已北

郭敖◎作品

长江出版社
知音书局

KEIKO KITAGAWA DIRECTOR Z. LINGMU



北纬30°

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年以后
我们应该说些什么
做些什么
才能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

北纬已北

郭敖◎作品

长江出版社
知音书局

KEIKO KITAGAWA DIRECTOR Z. LINGMU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纬已北 / 郭敖著 - 武汉: 长江出版社, 2010.5

ISBN 978-7-80708-930-8

I. ①北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1950 号

北纬已北

出 版 长江出版社 (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430010)

E - mail cjpub@vip.sina.com

电 话 (027) 82927763 (总编室) (027) 82926806 (市场营销部)

出 品 知音传媒集团知音书局 (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430077)

出 版 人 别道玉

统筹监制 李 文

选题策划 付青松 耿 婷

责任编辑 江 水

特约编辑 耿 婷

封面设计 王 凯

美术编辑 王 凯

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4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 S B N 978-7-80708-930-8/ I · 60
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有发现印刷质量问题, 请寄本公司调换, 电话: 027-68890729)

序章·故事

This Is Not The End

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年以后

我们应该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，才能够没有想象中
那么难过

【序：Despair1988 私人领域】

这是一本关于记忆的小说，地点和时间是真实的，这些年来旅途汇集成册。有些事情忘记了，有些事情过去了，那些人也都已经消失不见了，他们是在路上发生的故事，我们都觉得那个时候是最美好的，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比现在更好，只是那个时候我们，他们，都还很年轻。一次在南京1912的酒吧里看到了老朋友，有些发生的事情，他们都已经记不清了。她叫KSKS。我们谈了很久，谈话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想，也许一切都没有变，我们还是那一帮懵懂世事的孩子，当我重新翻阅这本小说，我相信了这是真的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KSKS。

我自己也很难再分清那些事情是否真的发生过。文字里记载的那些时光却始终都无法再复制。现在想上去，觉得有些时候这个世界真的需要一些谎言来支撑下来。我们必须慢慢试着接受谎言。K9K9几乎出现在每一个故事里，我也一直在试图想起她。这个故事一共讲了12个人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空间里，他们酗酒、抽烟、吸毒、同性、泡吧等，因为他们始终都相信黑夜比白天显得更真实。他们一直都在寻找着，并且一直都在离开着。他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，他们用生命来报复时间，亦不会听取任何人的劝慰和同情，他们知道，无论是同情还是劝慰，都只是把伤口重新复述，再次温习的一种方式。他们都有着孤寂的童年，甚至他们用一生的时间来忏悔自己的童年。K9K9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女孩，她出现在每一个人的故事里，有时只是恰好路过。彼此都不再重逢。

十七岁那年我喜欢看弗洛伊德，十七岁的时候，懵懂地面对这个世界，我开始变得恐慌，仿佛刚刚出生的婴儿，那时候我就是我，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洗涤。那时候大人们循循善诱地教导我要学着长大，因为长大以后很多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去做了；当我长大以后，发现儿时那些想得到的东西，现在已经不想要了。大学里的朋友开始试着用香水来掩饰自己身上原有的味道，但是隐约的我还是可以闻到一股人渣的味道。

我再次陷入到恐慌当中，是因为发现我竟然没有童年梦境的记忆，于是我开始幻想着自己的童年，便有了这里的十二个故事。故事里的十二个人拼命地挣扎着，他们没有未来，没有过去。

他们在寻找的状态中迷失掉，堕落掉。他们惧怕孤独，却一生都在寂寞的时光里寻找中度过。我努力地用

文字将他们呈现出来，尽量回避一些个人的情感，写完以后，始终无法承载他们的寂寞。

写作是可以让时间流转并且记录时间的一种方式，从开始尝试着在纸上写第一个字，对我而言，是为了治疗。当时没有看书的习惯，只能一个人写点东西，没有想过后来能出版，七岁因大量服用 COD LIVER OSL 中毒导致皮肤硬化，媒体也有过一些相关的报道。病痛占据了我所有童年的记忆，十三岁的时候因为车祸导致瞬间失忆的事故，常常会忘记一些事情，母亲让我随身带着笔记本，记下一些东西。这也就是我最初写字欲望的初衷。对于媒体的一些报道，我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，他们造成了我所有童年记忆和恐慌的根源。在这本书写完以后，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释然。



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日 南京

北纬已北

TIME AND TIDE

WRITER. GUOAO KEIKO KITAGAWA DIRECTOR Z. LINGMU

每个人一生之中心里总会藏着一个人，也许这个人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尽管如此，这个人始终都无法被谁所替代。

北纬已北，爱情以南。

二零零八年的春天，北纬37°，我叫佑，那一年在东京都文京区本郷七丁目3番附近的一所大学里读书。安田讲堂钟楼上的表针再次划动校园里的铃声。

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，天空中总会下起雨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始终都不记得阳光的样子，尽管每次我都在努力地回忆。雨幕中的玻璃窗外永远停着一只讨厌的乌鸦，羽毛被雨水浇灌成炭黑色，发出刺耳的叫声。

每天我都会和很多的人擦肩而过，我们并不相识。因为这个世界太大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再见到第二面，所以我很喜欢讲话，有时候即使说很多的话，可是甚至都不会记得说过什么，只是依然还是在不停地诉说。也许是见过的人太多了，很快我都会忘记那些人，那些地方。





这个城市从来都没有属于过我们，每个人都只是匆匆的过客。从上海到东京，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都会下着小雨，那天也不例外。雨水倾斜地打在衣角上，在这个萧条的季节中我们告别了那份姹紫嫣红的青春。

我在人群里看到她，橘红色的头发，低着头穿梭在人群之中，无辜而专注的眼神盯着手里的一个红色手机。她抬头看我，那眼神稍纵即逝，然后迅速地消失在人海之中。





如果她没有转头，
如果我没有微笑，也就
不会有今天的这个结
局。

这个世界就是这
样，没有如果，没有假
如；有些故事无论发生
一千遍，还是一万遍，
始终都在重复着同一个
结局。

每一个喜剧的开
始，都隐藏着一个悲剧
的结局。



即使敞开怀抱，用力挣扎着去紧握它，还是会眼睁睁地看着它流失。她躲在角落里，和别人擦肩而过，然后假装是别人错过了自己。



忘记了从什么时候，景子开始很喜欢跟我讲话，十二岁那年她的继母杀死了自己的父亲，在家乡的木屋里，屋子里开满了兰花，花香四溢。

我和景子开始只谈论一些化妆品牌、衣着，有时候会一起去夜店。有一次她买了一支Dior的浅红色唇膏，究竟是不是适合这种颜色，我们一起讨论了很久。每次她接到班级里的同学发来的求爱短信，她都会第一个拿给我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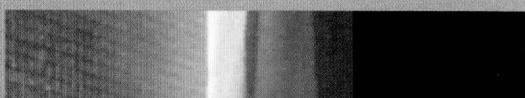
每次谈话的时候她都会显得很开心，虽然她的笑容很美，但是她的笑容里一直都透着窒息的寂寞。

那天我们谈了很多的话，她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坦然面对一切的人，无论感情，还是生活上都可以很洒脱，爱的，不爱的。一直都在告别中。

因为六个小时以前，我爱上了她最喜欢的男人，那个男人甚至都没有和她告别。二十八个小时之后我和那个男人分了手。

每次见到景子的时候，我的内心都会泛起一丝怯意，初次见到她的时候，我爱上的是这个女人。那天她打了我一个耳光，我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对与错，你也许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既然做错了事情，就不要再后悔，如果你后悔了，那就证明，你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错了。

她倔强地看着我说：我永远都不会后悔。





我问过她这一生之中最喜欢的人是谁。我渐渐地发现我喜欢她身边的一切，她的一举一动都让我感觉到莫大的欣慰，在她不开心的时候，天空总是下着雨。她说：“想知道吗？如果来生我们都变成了北鲫鱼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”

我不知道景子为什么一直都很喜欢北鲫鱼，北鲫鱼笨拙的身躯在水中游动的姿态很难看，但是它却很自由。

我的出现让她的生活乱成一团，屋子里七零八落地随处摆放着大堆的垃圾。她会呆呆地整个晚上都在看着一个东西，一个包，一个鼠标，或者一个布娃娃。



父亲在母亲死去三个礼拜后再婚，父亲死的那天她都没有哭，她看到父亲死在卧室里，只是淡淡地一笑，然后转身离开。她每天都嗅到腐烂的气味，这种气味浸透了她的肌肤，她感觉到恶心，想吐。这股气味缠绕着她，洋溢在她的四周。





我在校园里最后一次见到景子，那天的阳光出奇的好，她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上课，去图书馆，放课的时候在学校附近的茶餐厅买一份香草冰激凌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去了东京大学附近的一家夜店，她始终都在保持着微笑。



闪烁的霓虹灯下，她修长的手指在黑暗中舞动着。她在人群中扭动着腰肢，长发飘散在充满酒精的空气里。嘈杂的音乐使她陶醉于自己的舞步，她突然哭了。哭得肆无忌惮，就像一个孩子。

我们始终都在练习微笑，终于变成不敢哭的人。



从夜店回来的路上，天空中下起了雨，也许是因为这片城市上空的云朵上积压了太多的秘密，才倾斜地滴落下来。景子在人群中突然昏倒了，身体浸泡在雨水中。

她昏迷的时候，嘴里一直在喊着她的母亲。

那天晚上，她在昏迷中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母亲从雨幕中走来。

而她就像一个迷途的孩子，无论怎么样都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她感觉证明生命的方式就是流血，放逐和行走。